

星期文库

“古代文人的书房”系列之六

安贫乐道居聊斋

李昱坤

对于身处清贫境遇的古代文人而言,书房往往也都狭小简陋,还多是住房与书房合一。内里也许只有一方书案、几卷图书、一盆菖蒲、一缕清香。虽无华丽装饰,却并不影响以此构建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,并摆脱世俗的束缚,与古人对话,与自然共鸣,实现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的理想境界,从而达到物质极简与精神极丰的统一。

简陋的书房,便会因主人的德行、成就和雅趣而熠熠生辉了。

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,书名取自作者蒲松龄的书斋名“聊斋”。

书中,蒲松龄在人、鬼、妖、神之间,创造出了一个个超乎想象的短篇故事。而这些故事,大多创作于他的书斋“聊斋”。

现实中,蒲松龄纵有高超的文学造诣,却并没有因此在科举之路实现人生的逆袭。

自顺治十七年(1660)直至康熙四十一年(1702),从21岁考到63岁,蒲松龄参加了十次乡试,次次落榜,终其一生未能中举,至晚年方获贡岁。

聊斋故居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,对于一生清贫的蒲松龄而言,这既是他的居所,也是他的书房。

“聊斋”二字,其命名核心取“姑且闲谈”之意,兼含“聊以卒岁”之感,寓意安贫乐道、寄怀孤愤的精神追求。

日常里,民间相传蒲松龄喜欢请人到书房闲谈,常设烟、茶于路边,免费招待过路人,听他们讲述奇闻轶事。一旦听到有用的“材料”,便会记录下来,然后润色整理成小说。奇“异”的故事,便由“志”(记录)而产生了。

聊斋可以想见地简陋,只有一张桌子、一盏青灯、一方砚台,蒲松龄却在这里写下“集腋为裘,妄续幽冥之录;浮白载笔,仅成孤愤之书”(《聊斋自志》)。

在蒲松龄独特的视角和笔触下,狐鬼花妖的虚幻故事足以映射现实社会,想象奇幻却贴合现实人情,花妖狐魅也多具人性,展现了广阔而复杂的人间百态,于中寄托了一种警世醒民的深意。鲁迅将之评价为“用传奇法,而以志怪”。老舍则言:“鬼狐有性格,笑骂成文章。”

《聊斋志异》中,多有关于书房的情节出现。

《连琐》中,杨于畏移居泗水岸边,书房紧邻旷野,墙外就是古墓,深夜他在书房独坐读书时,听到墙外女鬼连琐的吟诗声,开启了人鬼相知的故事。

《聂小倩》中,宁采臣将聂小倩葬在自己书房外面,聂小倩也常到宁生的书房中就烛诵经。

触碰,就能溢出琼浆玉液。有的像是狼心狗肺、驴肝马胃,一蓬蓬、一层层,还有的呈现雄鹰状、虎爪状、鳞片状。

整个谷壁,俨然一条天然形成的规模宏大的浮雕长廊。每一处细节,都历经了千万年时间之手的精雕细琢。

洞中地面上,却是另一重天地。好像海狮异兽的乐园,憨态可掬;仿佛圣洁莲花的道场,宝相庄严。一丛丛石笋从幽暗中破出,敦实如杵,冥然兀立,形成一片片凝滞的石林。角落处,还睡卧着几头水淋淋的石海狮,正在深深入梦、默默长大。

一切都是静态的,更是动态的、活性的、灵动的。每一挂瀑布,每一根石笋,每一片钙华,每一方绿苔,都是一个小单元,都是一个小宇宙,都在按照大自然的律令,进行着极其缓慢却从无停歇的跳动和运动。

这所有的运动,汇聚了马岭河大峡谷震耳欲聋的轰鸣,昭示了大自然能量无比的脉动,从而构成了健康的地球、青春的地球、神秘的地球。

马岭河大峡谷,在地理学家眼中,是地球最深重的伤口。

但对于全世界的游客来说,却是云贵高原最美丽的酒窝!

马岭河大峡谷

李春雷

明丽的阳光射入,处处飞瀑,一谷烟雨。从地面跌落的粗粗细细的流水,在半空中被扯碎、拉长,化为一缕缕、一匹匹轻薄透明的纱帐,飘飘缈缈,随风摇曳。风起时,纱幔被吹散,变为一片片、一团团乳白色的薄雾,氤氲氤氲。阳光中,又化身为一道道迷离的彩虹。

谷顶就是地面,就是人间,与普罗大众平行,而这里,是地层下,是负地形。

的确,我们仿佛进入了地球的腹腔,漫步在大地的“心脏”里,倾听着喀斯特深沉的心跳。

这里,实在是喀斯特地质的立体展示。

洞顶和岩壁上,悬挂着垂垂欲滴的石钟乳,千奇百怪。微如莲花,晶莹剔透;硕如巨浪,汹涌澎湃;状若灵芝,祥云缭绕;形似木耳,丛丛叠叠。花瓣和叶片肥肥胖胖、水水灵灵,仿佛轻轻

有篇外国寓言题为《荒芜的花园》,讲的是一位贵妇人和她的花园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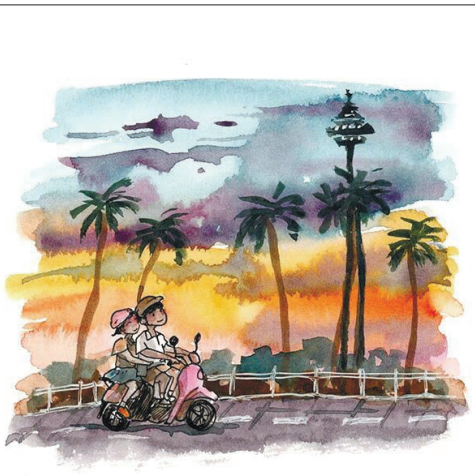
贵妇人在城外修了一座大花园,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游玩。贵妇人见人们在她的园子里尽情地唱歌、跳舞、欢笑,越看越生气,就叫仆人在园门外挂上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:“私人花园,未经允许,请勿入内!”

但效果并不好,人们还是蜂拥而入,在园子里肆意游逛。后来贵妇人想出了一个主意,她把园门外的牌子换上新内容:“欢迎来此游玩,为安全起见,特别提醒大家,花园的草丛里有毒蛇,一旦被咬,会有生命危险。”游客看到警示牌后,再也不敢踏进花园一步。贵妇人达到了目的——但,几年后,她的大花园竟然荒芜了。

荒芜的花园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警示:花园的价值,不止于花草繁茂,还在于有人鉴赏。一束花,一丛草,因为有人驻足欣赏,才有意义。贵妇人以为自己拥有花园,因为自己的占有欲而赶走了游人,其实也扼杀了花园的生机。

人的内心,也很像一座花园。那些花草树木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情绪,分享则是阳光、雨露和春风,只有敞开心扉让别人走进来,内心才会变得丰盈,富有活力。如果关闭了心灵的花园,等于自我封闭,就像花草树木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滋润一样,最终会慢慢枯萎,我们内心的河流便也干涸了。

避免内心荒芜的最好办法,就是学会与人分享,彼此互相成全——打开心门,让生命在交流中枝繁叶茂。



路过无数山海
却只沉醉于
那一抹夕阳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一碗馄饨里的大学时光

孙江林

一句:“阿要辣油啊(要不要辣油)?”那软糯的方言腔调,听在学子耳中,竟像说“I love you(我爱你)”,瞬间熨帖了晚自习后的疲惫,让人心里暖烘烘的。

那时的学子们经济条件有限,一碗一毛七分钱的馄饨,便是最奢侈的慰藉。晚自习结束,只要有人轻声提议“阿要辣油啊?”,大家便心领神会。师傅们穿着洁白的围兜现场包制,滚开的汤锅从不熄火,客人随到随下,几分钟便能端上一碗热乎的馄饨。咬开薄如蝉翼的馄饨皮,鲜美的汤汁瞬间涌出,再舀一勺喷香的辣油浇上,那滋味从舌尖直抵五脏六腑,熨帖得让人忘却所有寒窗苦读的辛劳。

冬天的小吃部,是校园里最温暖

的避风港。门口挂着一块洗得发白的灰棉布帘,隔绝了室外的凛冽寒风,帘内却热火朝天——男生们裹着厚重的军大衣,挤在桌旁埋头吃馄饨,热气氤氲了眼镜片,吃完一碗,浑身的寒气便消散无踪。那时取餐从不用盘子,全靠手端,人多拥挤时,便端着碗站在角落,边吹边吃,喧闹中满是烟火气。到了夏天,小吃部附近的冷饮店也成了热门去处:大金属冰柜里塞满了冰棍、马头牌冰砖和汽水,还有带龙头的大罐子装着冰镇酸梅汤,酸甜解暑,让人难忘。

然而,时光终会带走喧嚣。随着本科新生陆续迁至其他校区,汉口路小吃部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热闹,客源日益稀疏,最终关门。可那一碗鲜醇的辣油馄饨,那一声带着南京方言软糯尾调的“阿要辣油啊”,却早已深深镌刻在无数学子的记忆里,成为青春最鲜活的注脚。

平地一深沟,天生大裂缝。
好似阴曹地府,仿佛阎罗宝殿,犹如东海龙宫,更若仙葩阆苑。

马岭河大峡谷,就蛰伏在贵州省兴义市城区东北6公里。
此地属乌蒙山脉、珠江流域,众水南流。马岭河发源于白果岭,上游清澈蜿蜒,名为清水河;流至兴义市境,水势趋缓,又名湾塘河;进入此地,地势骤然跌落,水流落差加大,致使水性大变。

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质,湍急的河水在马别大寨和马岭寨之间,循着岩层最脆弱之处,猛然切割出一条宽50米至150米、深120米至280米的大峡谷。两侧众多溪流和暗河因下切速度滞后于主流,形成了上百条高逾百米的瀑布,宽窄不一,胖瘦不均,粗者如巨龙吐水,声震山谷;细者似天女散花,袅袅婷婷。白白的,细细的,长长的,溅起千堆雪,腾起万缕烟。

众多散水,谷底归一。流出去,便是马岭河。

马岭河,正是兴义市的母亲河。

此时,我们行走在马岭河峡谷的最深处,距离地面200米之下。头顶一线天光,脚下万水轰鸣。

荒芜

高自发

在南京大学学子的集体记忆里,总有一抹温热的香气萦绕不去——那是鼓楼校区汉口路校门前,那家早已消失的“汉口路小吃部”留下的味道。

“汉口路小吃部”诞生于1980年,6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简陋却热闹:南侧是厨房,一门一窗,宽大的窗口后,总能望见一口沸腾翻滚的大锅,两位女厨师身着白大褂正低着头,一手拿面皮,一手拿木质刮馅板,飞快地给馅、捏褶,新鲜的馄饨在案板上很快堆成小山;北侧摆着几张旧方桌和长条凳,便是食客们的落脚处。顶棚上悬着一只孤零零的灯泡,光线昏黄却温暖,地面铺着的黑砖被岁月磨得发亮,一位老妇穿梭其间,默默收拾着碗筷,擦净桌面的油渍。

这里也经营榨菜肉丝面,但最叫座的,当属那碗辣油馄饨。每当热气腾腾的白瓷碗端上桌,服务员总会笑着问上